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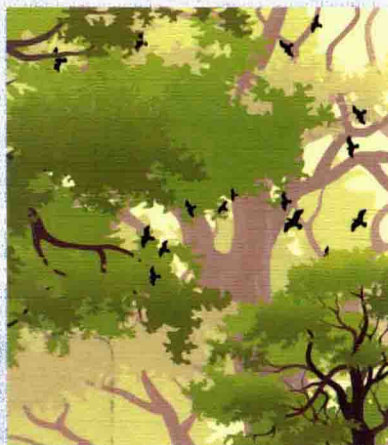
江西文学
精品丛书
第三辑

樊健军 著

行善记

小说集

江西省作家协会 主编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江西文学
精品丛书
第三辑

樊健军 著

行善记

小说集

江西省作家协会 主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行善记 / 樊健军著; 江西省作家协会主编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10
(江西文学精品丛书. 第三辑)
ISBN 978-7-5354-9114-5

I. ①行… II. ①樊… ②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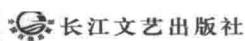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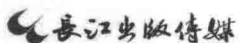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14979 号

责任编辑: 胡兰兰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泓润书装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刘 星



出版: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

1/16 印张: 15.125

版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99 千字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接着冬瓜跳舞

目 录

接着冬瓜跳舞	/1
我们的风流韵事	/27
罗单的步调	/62
1994 年的寒露风	/94
行善记	/126
和毛纯一的非虚构	/152
焚画记	/167
走灯	/180
裸树	/192
纸羊	/203
隐身	/216
玉面具	/226



搂着冬瓜跳舞

/-/

我有项绝技，就是刀削冬瓜皮。在一个叫乡村酒吧的酒吧，在半月形的舞台中央，我一手握刀，一手旋转冬瓜，冬瓜皮就像飘带一样在舞台上飞扬起来。我削出来的冬瓜皮不宽不窄，刚好一指宽，我有一群美女伴舞，她们牵着这根飘带飘来荡去，做着各种夸张的表情，取悦客人。无论多么肥胖的冬瓜，在我的刀下都只有一根冬瓜皮，无非长短不同。我没有别的杀手锏，只不过刀不一样，我用的不是菜刀，也不是水果刀，而是剃刀，老式的剃刀，刀把是骨头的，现在的市面上见不到。剃刀上了年纪，刀身经过无数次打磨后越来越窄，越来越薄，刀口却越来越锋利。只要碰到刀口上，不管什么东西它都会噬一口，留下一道血口子。有些事物就是这样，上了年纪反而不依不饶，对自己都不放过。

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就依赖这把剃刀而活着。每周我用它表演一次削冬瓜皮，一般都在周五的晚上。没有表演的时候，我就用它帮客人削水果，赚些小费过活。我削苹果、梨、哈密瓜，也有别的水果。不管削什么水果，我都把水果皮削成一根飘带，又细又长。每次从客人手中接过水果之前，我会洗干净双手，向客人深深鞠上一躬。将削好的水果还给客人后，我又会深深鞠上一躬。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我没理由不尊重他们。他们不一定需要我来削水果皮，他们为的不是水果，而是视觉上的享受，观看我削水果皮是弥补不能观看我削冬瓜皮的损失。他们要的就是那根飘带一样的水果皮。喂，

冬瓜。他们扬起手朝我招呼，声音一般压得很低，上这里的客人很少喧嚷嚷。我从他们嘴巴的翕动就知道叫的是我。我不叫冬瓜，我叫杨志高。第一次有客人喊我冬瓜时我就纠正过，但不管用，后来的客人仍旧叫我冬瓜。老板看我同客人理论生怕影响了他的生意，冬瓜就冬瓜，不就是个名字么，你出了酒吧仍然叫杨志高，你当冬瓜是你的艺名。冬瓜，冬瓜，刚开始听着别扭，慢慢听着也就习惯了。

间或有个粗鲁的客人，也不会太放肆。碰到过一个，是个剃短发的，头发一根一根硬茬似的竖着，胳膊上文着刺青。冬瓜，削个苹果。短头发冲我嚷嚷。我没有因为他的粗鲁而改变对他的尊重，我对他鞠上一躬，接过苹果，苹果在我的掌心转了三四个圈，那根飘带就飞了出来。狗日的，你的刀子那么巧。他的眼睛都直了，不接苹果，反而向我讨要刀子。我将刀子藏在身后，短头发睁圆了眼睛，他的瞳孔中藏了杀气。给他瞧瞧吧。旁边一个客人替他求情。我将刀子递给短头发，他接在手上，用大拇指去试它的刀锋。别！我警告他。我一个字未说完，他就哎哟一声，刀子从他的指头间跌了出来。我不能让刀子跌在地上，半道里将它捉了回来。我的剃刀闯祸了，我白着脸站在那儿，短头发却瞪了我一眼，滚吧，这不关你的事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遇上了另一位客人，蓝眼睛，白头发，整张脸上都是慈和的皱纹。是位外国老人，但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。我在舞台上刚削了一只冬瓜，洗净双手，从后台转出来，他就将我招呼过去。我朝他深深鞠上一躬，接过他递给我的一只雪梨。你在你的家乡练习削冬瓜？老人做着手势问我。是的，我的家乡有好多好多冬瓜。我将削干净的梨还给他。那是件十分美好的事情。老人脸上有了沉醉的笑意。我没有惊扰他的微笑，深深鞠上一躬，悄然走了。我不敢在他面前停留太久，我说了谎，我练习过削冬瓜，但不是为了削冬瓜，而是为了做另外一件事情。十多年前我就开始练习削冬瓜了，五年前我才依靠削冬瓜来谋生。五年之前我在一个叫水门的小镇上生活，那儿发生的事情，对一位外国老人，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说得清楚。就算说清楚了，也不知道他能否理解。我有我的顾虑和隐私。他将我削冬瓜当作一件美好的事情，这就足够了。

/二/

我有两个姐，一个弟。娘生下我后，本来打算不再生，可我是个罗锅。娘不想生爹不答应，他不指望一个罗锅能娶妻生子，将杨家的香火传承下去。娘就生下了弟。有了弟，爹对我就不闻不问了，全当我是个废物。娘却忧心我日后的生活，她活着还能照顾我，倘若他们都死了，我能不能捞碗饭吃就是个问题。的确，我肩不能挑担，手不能提篮，整天背着罗锅，除了赶鸭放羊，什么事也做不了。球球啊，你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得罪谁了，遭这个罪。娘只要闲着就会抹眼泪，向着我叹气。我的小名叫球球，不知谁给取的名字。你这个死女客，球球能得罪谁，还不是你当了婊子，让哪个野男人日的，才生下这么个怪胎。娘叹气爹就骂人，有时捋拳挥胳膊想揍人。报应啊报应啊，你整天灌那狗尿，只顾你痛快，却让球球来受罪。娘以为我的罗锅全是爹喝酒给害的。爹是个酒鬼，一顿饭少了酒就活不了。娘捅了爹的软肋，爹的眼睛血红血红的，盯着娘，恨不得一口将娘吞了。娘见状不对，赶紧溜了。有时溜不及，脸上就挨了巴掌，青一块紫一块。娘脸上青紫时我就安慰娘，娘，别为球球担心，饿不死球球。娘怨爹，爹怨娘，我谁也怨不了，怨谁也不管用。

我长到十几岁，什么事也没做。爹终于敌不过娘的唠叨，不喝酒的时候，将我的前途多少放了一些在心上。放我学木匠，我抡不起斧子，木匠也没什么出路。放我学泥瓦匠，抛砖抻泥的，我没那个气力。我瞧瞧自己，除了背上一个罗锅，吃饭的一张嘴，再有就是一双手。我的手指细长，很灵巧，会掏泥蜂窝，会探黄鳝洞。我就指望这双手来养活自己。

我在村子里闲到十六岁，忽然有一天，爹卷了我的铺盖，让娘灌了两瓶酒，装了半袋米，捉了只鸡，鸡是母鸡，正下蛋，娘舍不得，可依旧用旧布条绑了鸡的翅膀，将它塞进蛇皮袋。我追着爹的屁股走了十几里山路，到了镇上。进了镇子，爹才告诉我，等会儿见了人就叫表伯父。镇子不大，热闹得很，哪儿都是走来走去的人，我不知该叫谁表伯父。镇子就一条小肠一样弯弯曲曲的街道，转几个弯，拐几个角，从上街头到下街头，顶多两支烟的

工夫。在下街头一扇虚掩的木门前，爹停住了脚步，拿眼睛觑了我一眼，让我别忘了喊表伯父。屋子临街是个铺面，正中摆了张椅子，椅子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尘，椅子正对面的墙上挂了面镜子，镜子也蒙上了灰尘，镜面晦暗不清。铺面的一角有条通道，很窄，很幽暗，垂直向内，爹大概来过多次，毫不犹豫钻了进去。通道里有股霉湿的气味，再添上爹的汗臭，冲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我捂着鼻子走了好半天，眼前才豁然开朗。通道尽头是个半亩见方的院子，院子里空荡荡的，静悄悄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表哥。爹在招呼。唔，来了。院子的一角有人接话，声音是沙哑的。我这才转过头，发觉院子靠墙的一角有棵橘子树，树下有个人半坐半躺在树荫里。表伯父。我向着树荫叫了一声，内心怯怯的。你壮点声，表伯父没听见。爹让过身子，拿眼睛瞄了我一眼。我没聋，听得见。树下的回答沙哑得像咯了沙子。

三月的阳光有些晃人眼，表伯父的脸跟着有些恍惚。爹拱着我近了前，表伯父才从躺椅中坐起来。他的身子干瘦，很像一只风干了的老丝瓜，不过很硬朗。脸上沟沟壑壑，头发花白了不少。只有两只眼睛亮着，像两簇直勾勾的火苗。表伯父。我亮开嗓门喊了一声。咦。表伯父瞧了瞧我，又转脸瞧了瞧我爹。我敢肯定爹没同他说过我是个罗锅。叫什么名字？表伯父将眼睛里的火光藏了起来，朝我喷出了一嘴酒气。小名球球，学名叫杨志高。爹替我回答。以后就叫我伯父吧。表伯父皱了皱眉头，好像对爹抢了我的话头不满意。球球，听见没有？以后就叫伯父。爹仿佛受了鼓舞，将两瓶酒递给伯父。自家酿的，将就着喝吧。伯父将酒接过，拧开一瓶，仰起脸，倒了一口，咂了咂嘴。浸了冰糖？伯父问。嗯，半斤冰糖呢。爹说。伯父又仰起脸倒了两口酒。爹撒了谎，其实浸在酒里的不是冰糖，而是爹从山上摘回来的金樱子。球球，快把鸡放出来。爹吩咐我。我将鸡从袋子里捉出来，怕它乱跑，在院子里寻了只旧解放鞋，拆了绑鸡翅膀的绳子，将鞋系在了鸡的一条腿上。鸡就老老实实拖着鞋子寻食去了。

爹同伯父嘀嘀咕咕说了几句话，说的什么我没听见，我放鸡去了。我回来时伯父正对爹说，我这儿简陋，就不留你吃饭。爹让伯父打发走了。球球，会下面条吧？爹走后伯父问我。我不会。我埋着头，用手绞着自己的衣角。我没做过饭，娘从来不让我进厨房。球球，你多大了？伯父叹口气问我。十

六岁。我回答。都让你爹娘惯坏了，什么事都不会做将来怎么过活。伯父努努嘴说，进厨房吧，什么事都有第一次。我跟着伯父进了厨房，瞧着伯父往锅里添水，瞧着面条下锅，伯父还打了两个鸡蛋。我走了十几里山路，早已饥肠辘辘，这顿面条吃得十分香甜，印象中再也没有比这更有味的面条了。

球球，将院子里那几锄地挖了，种上冬瓜。吃过饭，伯父没让我闲着，交给我一包冬瓜籽。我只有硬着头皮接过冬瓜籽。那时候，我并没有想到冬瓜就这么进入了我的生活。去吧，这活还得你自己干，谁也帮不了你。伯父挥挥手，又坐到了橘子树下。他的躺椅边有块石板，石板上搁着半瓶酒。我挖地，他喝酒，我手中的锄头越来越沉，他的脸却越来越红。我暗暗埋怨爹，放我到伯父这儿挖地，还不如在自己家里挖地。我盼着日头早些下山，明天挖吧，明天有的是时间。溜一眼伯父，他躺倒在椅子上，鼾声如雷。我正好歇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喘口气，蓄点气力，接着挖。我一屁股坐在泥地上。

黄烟，黄烟。有人嚷嚷着进了院子。酒鬼，酒鬼，你个老不死的酒鬼。嗓门粗得很，像个大大咧咧的男人。我赶紧从地上爬起来。他的脚步极快，声音未落人就进了院子。是个男人一样的女人，人高马大，粗胳膊粗腿，腿很长，每一步都迈得很阔。她好像没有看见我，三步两步，直接奔到了伯父的椅子边。你个老孬头，你就贪那猪不吃狗不食的猫尿，都醉成一坨泥了，总有一天你会死在酒里。女人骂骂咧咧，蹲下身子，将伯父从躺椅上抱了起来。别动我，别动我，我在做梦呢，我见着我的剃刀把了。伯父挣扎着，女人将他搂得死死的，不让他动弹。这挣扎间，伯父一脚将酒瓶踢翻了，我赶忙跳过去，将酒瓶捉在手里。该死的，你将酒瓶踢翻了。女人回过头瞟了我一眼，说，塞紧盖子，别跑了酒性。也许听到酒瓶翻倒了，伯父才终止了挣扎，任由女人抱着进了屋子。屋子在过道的旁边，临着院子。我握着酒瓶跟过去，在门口我收住了脚步。兰花，我的牛兰花，你半辈子都没亲我了，让我亲一口，就亲一口。伯父像个孩子一样双手吊在女人的脖子上。伯父的话让我脸热心跳。你个风流鬼，亲你个头，你亲过多少女人的嘴，一把老骨头了，还乱嚼舌头，难怪剃刀把没学个好样。女人将伯父摔在床铺上，在他屁股上鞭了一掌，顺手拉过被子替他盖上，伯父哎哟一声，缩在被子下没了动静。

女人出门时脸上有抹红晕，假意朝地上啐了一嘴。造孽呀，你个驼子挖什么地，死鬼就会折腾人，去吧，把酒瓶收起来，这个呛不死的明天还要呛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女人问我。我叫球球。球球，那地别挖了，明天我来替你挖。

/三/

过了一个夜晚，伯父的酒醒了，老早就将我喊了起来。吃过早饭，伯父吩咐我继续挖地。我一边挖一边期待着牛兰花的出现，眼巴巴熬了一天，不见她的影子，也许她只不过随口说说，并不当真。那块地我挖了整整三天，手掌磨起了好几个血泡，摸着锄头把手掌就痛得要命。我咬着牙将地挖好了，伯父说过谁也帮不了我，我只有自己拯救自己。瞧你的地挖成什么样子，我的剃刀把都比你能干。伯父对我挖出的地不满意，我瞧着也不是滋味。地垄高低不平，土块石头一样磕磕碰碰。再捣一遍。伯父说。我只有拾起锄头，有一锄没一锄敲打着土块。没敲到一半，牛兰花进了院子，见我握着锄头站在地垄上，愣怔了一下，拍拍脑袋，就来抢我的锄头。啊呀呀，球球，快点把锄头给我。眨眼间锄头就让她夺了去。牛兰花，你发什么骚，一边待着去，没看球球干正事呢。伯父喝住牛兰花。酒鬼，你喊什么喊呀，你折腾一个驼子就不手软？她不示弱。驼子怎么了？不缺水不少脚，什么活不能干？不让他干活才是害了他。伯父将锄头抢回来，重新塞到我手上。

我受不了他们左一个驼子右一个驼子，打人不打脸，我忍住泪水没让它们流出来。我在伯父的监督下用了两天时间才平整了土地。我将冬瓜籽一粒一粒摁进土里。这些冬瓜籽，如果都结了冬瓜，不知该有多少。那么多冬瓜能有什么用，当饭吃？我再也没有气力琢磨这些。我的骨头快散架了，背上的罗锅就像块沉重的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想歇息几天，可伯父不让我闲着。灶房的一角码了一大堆红棕，伯父扔给我一把梳子，让我将棕丝梳理顺了。别把梳子弄坏了。他叮嘱我。我握着梳子，不知该从哪儿开始。红棕打着小捆，码得高过了我的脑袋，什么时候才能梳理干净啊。我揣摸不到爹让我来学什么。种冬瓜，梳理红棕，这些对我有什么意义。这样的手艺，我在哪不能学习，非得上这儿来，纯粹折磨人。也不见伯父做什么事，一壶茶，

一瓶酒，喝醉了睡，醒了接着喝，半醉半醒过着日子。这么下去，我不喝酒，也会被熏成一个酒鬼。

我一边慢腾腾梳理着红棕，一边胡思乱想。我的手脚不能快，快了棕丝就绞结成一团，怎么也理不顺。我只有耐着性子轻梳慢理。我放慢速度它们才听话，慢慢柔顺起来。安静地过了几天，一天上午，突然有人来找伯父，是个同我爹差不多年纪的中年男人。黄师傅，黄师傅。男人在入口处叫喊着伯父。么事？伯父懒洋洋地应声。永春伯走了，请你去一趟。男人说。永春走了？什么时辰的事？伯父从躺椅上翘了起来，一脸怀疑盯着来人。昨夜的事，吃晚饭时还有说有笑的，躺到床上就不行了。男人说。走得不是时候啊，这大好的春光才开始，还永春呢，拿性命同阎王爷较什么劲，永春呀永春，就是你的名字断了你的活路。伯父叹惜。走吧，走吧，那边等着呢。男人催促。急什么，都已经走了，不在这一时。伯父从躺椅上站了起来。他的脸镀着暗红，一身酒气，步子却稳稳的，一步也不歪。他进厨房舀了水，将水盆端到阳光下，用肥皂搓了手。他的双手间泛起了许多泡沫，五颜六色的泡沫。他还孩子似的举起手，吹了一嘴泡沫，无数的泡泡飞了起来。洗过手，伯父又换了身衣服，是件黑色的长衫，从肩膀到脚脖子都罩住了。好好理你的棕。临走之前伯父叮嘱我。之后才由来人背了只木头盒子，一前一后离开了院子。

伯父一去就是大半天，直到半下午才回来。他好像喝醉了，脚步歪歪扭扭的，走路不着调，鼻头都红了，张嘴就是熏天的酒气。球球，球球。还没进门他就叫唤我，帮我烧桶水，我要洗澡。等我烧热水时，他已躺倒在椅子上，打响了呼噜。伯父，伯父，水开了。我叫醒他。他坐起来，揉揉眼睛，瞧瞧我。去，将东西送给牛兰花。他身边的石板上放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。她住哪儿呢？我提起塑料袋，不知该往哪里去。傻蛋，她也住在下街。伯父嘲笑我。出了门，往下街头没几户人家，我就朝上街的方向走。我很想知道袋子里装了什么，街道上却没个安静的地方，没法拿出来看看。我只有挨家挨户察看，往东走，拐了两个弯，终于找到了她的住处。她开的是间冥货铺，台阶上摆了两个花圈，铺子里是纸花，纸人，纸马，纸屋子，香火和纸钱。球球。牛兰花倒先看见了我。伯母，伯父送给你的。我将塑料袋放在柜台上，柜台不算高，够得着。谁让你这么叫的？牛兰花愣住了，眼睛死死

盯着我。我才知道上了当，这是伯父教我这么叫的。我低着头，不说话。死酒鬼，嘴巴还不积德。她嘴上很愤怒，手上却拆开了袋子，是金黄的油豆腐。这死鬼。她又骂了一句，转而问我，他喝醉没有？伯父没醉。我摇摇头。你骗我，他哪天不喝醉。她不相信。他没醉呢，在洗澡。我解释说。球球，喝茶吧。她去给我倒茶。我不渴。我说。她还是将茶泡了，我只有接过来。伯父说让你多编几个花圈，编扎实一些，永春走了，他爱热闹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最恨别人偷工减料。我将伯父交代我的话转告她。哦。牛兰花长长哦了一声。

返回时，牛兰花抓了一把花生塞给我。我回到院子，伯父洗了澡，将罩在身上的长衫也洗干净了，晾在院子一侧的竹架上。他蹲在石板边，埋着头在擦拭什么东西，听见我的脚步声头也不抬，问我，话说了没有？我照你的话说了。我靠近他，他正拿了纱布擦拭一把剪刀，剪刀细长，闪着银光。擦亮了，抹了油，放进木头盒子。木头盒子里有梳子，齿密的，齿疏的，好几把。有剪刀，都是刀身细长的，长长短短，四五把，有一把长着牙齿。有剃刀，刀把有骨头的，木头的，也有塑料的，有好几把，刀口吐着银色的火苗。石板上还摆着来不及擦拭的几把推子，两只耳挖，耳挖是银的。球球，你为什么认我做师傅？伯父瞄了我一眼，问我。我爹让我认的。我回答。那你知道我有什么手艺传给你？他又瞄了我一眼。不知道。之前我不知道，但现在我知道了。你是剃头匠，你有剃头的手艺。喔，我是剃头匠。他抬起眼，很认真地盯着我，伯父是给死人剃头的，你就不怕？我对死人是好奇的，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接触过死人，不知道人死了会是什么样子。村子里谁家死了人，爹和娘从不让我接近，我远远见到的，就是许多人将一个巨大的木头盒子抬到山坡上埋了，某个人死了，某个人在村子里就见不到了。伯父的话好像暗含了对死亡的某种恐惧，我忽然觉出了阴森森的寒意，身上莫名其妙冒出了鸡皮疙瘩。你一个罗锅，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呢，你爹的眼没醉瞎。伯父叹口气，将推子、耳挖收进了木头盒子。

/四/

冬瓜籽发芽了，冬瓜抽出了藤条，冬瓜开了许多黄色的花朵。院子里有

了花香，有了嗡嗡嗡的蜜蜂。我梳理棕丝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越来越顺手，棕垛一天天矮下来。我渐渐明白了伯父的用心，将棕丝当头发，再纠结的头发也没有棕丝纠结。棕丝梳理干净了，伯父让我掏鸡蛋，将鸡蛋煮熟了，开个小孔，让我用耳挖将蛋白蛋黄掏出来，不能将小孔掏大了，更不能将蛋壳掏坏了。我必须小心翼翼。相比梳理棕丝，我更愿意掏鸡蛋，掏出来的蛋白蛋黄比米粒还细小，都进了我的嘴巴。掏到后来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将蛋白蛋黄聚拢了，给伯父当下酒菜。后来熟鸡蛋换成了生鸡蛋，伯父让我用耳挖将蛋清蛋黄舀出来，用碗盛了，煎了下面条，面条格外香。

我梳理红棕时伯父就坐在石板边喝酒，我掏鸡蛋时他仍旧在喝酒，从上午喝到下午，伯父最终不胜酒力，倒在躺椅上呼呼大睡。我搬不动他，只有找件东西盖住他的身体。然后我去喊牛兰花，将他抱上床。有时也不用我喊，她自个儿就来了，照例要将伯父骂一顿，再抱上床。伯父会说几句醉话，牛兰花每次离开时都免不了会脸红。就是这脸红，证明她还是个女人。

我渐渐熟悉了伯父的生活，没事的时候他就在院子里喝酒，晒太阳，或者享受阴凉。每次出门前他都会洗个脸，洗干净双手，穿上长衫。由来人背着木头盒子，或者自己背着。每次回来必定满身酒气，脚步歪歪扭扭。球球烧水。他老远就叫唤我。之后洗澡，洗长衫，擦拭剪刀推子，上油，让它们保持一种干净的光亮。有一次，我想给他帮忙擦拭剪子，手还没伸进木头盒子就让他挡开了。去去去，别弄脏了我的东西。伯父瞪着眼，不容我插手。球球，将东西送过去。有可能他觉得太严厉了，缓了口气。有时他会让我给牛兰花送东西，有时也空着手，什么也没有。干完这一切，他就蒙头大睡，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才起床。有时就坐在椅子上，接着喝酒，边喝酒边叹气。走了好啊，走了好啊，走了什么事都不用管了，什么揪心的事也没了，一了百了。有时会突然问一些让我无法问答的问题。球球，人活着到底贪图什么？他问我话，眼睛却朝向天空，好像我在某片云彩上站着。我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就算想过也想不到答案。我没话来回答他，只有跟着他眼睛朝向天。天上空荡荡的，连云朵也没有。他找不到答案，又埋下头喝酒，一杯杯往肚子里灌。伯父，少喝两杯吧。我劝说他。球球说不喝就不喝了，最后一杯。他仰起脸，将酒倒进嘴里，丢下酒杯，歪歪扭扭回屋子睡觉了。

也有反常的日子。突然有一天，伯父天不亮就起床了，在屋子里折腾来折腾去。隔了一堵墙，我仍然被他吵醒了。他在翻箱倒柜，又像在捶墙，敲桌子，跺脚，还夹杂着长吁短叹。我缩在被子里，支着耳朵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他像个疯子一样嗬嗬吼叫，沙哑的嗓音硌得我的耳朵生痛。折腾了老半天，后来安静了。我起床时伯父正抱着酒瓶，一身酒气往外走。我去看我的剃刀把，我去看我的剃刀把。他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告诉我他的去向。但他没做丝毫停留，瘦小的身影钻进通道，很快被幽暗吞没了。

伯父走后，院子突然空空荡荡了。我很想替自己找点事情做。红棕梳理完了，我手上也没有鸡蛋。我就给瓜地除草。瓜架上吊了不少冬瓜，大的有碗口粗。我将草拔了，扔在瓜苑下。在家时我见爹这么干过。我边拔草边想，剃刀把是谁，他是伯父什么人？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在瓜架下找不到答案，就拿眼睛盯着门口，巴望着有人进来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什么人也没有。

中午，伯父没有回来。半下午了，伯父没回来。日落西山时，依然不见他的身影。我着了慌，跑去找牛兰花。牛兰花听了我的话赶忙将正在编扎的花圈扔了，站起身就往大街上走，走到门边又收住了脚步。她不知该往哪儿走。我告诉她伯父说要去看看他的剃刀把。她在自己脑瓜上拍了一掌，说，该死的，我忘了，今天是剃刀把的忌日，他肯定去后山坳了。她拔腿就往外跑。她的腿长，步子阔，我的腿短，步子窄，我追着她的屁股跑，怎么也追不上。她跑得气喘吁吁，我追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毕竟她的年纪大了，脚步渐渐慢了下来，我和她的距离慢慢缩短，在进入山坳时我追上了她。山坳里藏了好多个小山头，我跟在她身后爬上了一座矮塌塌的山包。爬了不到二十步，就见着了一座土坟，坟前立块石碑，碑上刻着两行字：儿黄宏伟之墓，父黄烟立。坟上的草稀稀落落的，像有锄动的痕迹。伯父就躺在坟沟里，呼噜不断。死老头，哪儿不能睡，偏偏睡到这个鬼地方，你愁着累不死人啊。牛兰花嘟嘟噜噜，骂了伯父几句。伯父并不应声。她扶住他，让他坐直身子，可手上稍微松点劲他又躺下了。伯父醉成了一坨稀泥，脸上沾满了尘土，几乎瞧不出了人样。球球，还不过来帮我一把。牛兰花呵斥我。我架住伯父的一条胳膊，才将伯父扶起来，靠墓碑站着，牛兰花蹲下身子，将伯父驮到了背上。

回来的路上，牛兰花的气力似乎不够，走一段歇一段。每次歇息时，她

都忍不住骂骂咧咧。你个酒鬼，就怕折腾不死人，我前世欠了你的债。她嘴巴大张着，额头上汗水在流。又走一段，又歇一段。她的力气越来越弱，伯父的身体直往下滑，最后咕隆一声掉在了地上。你个醉不死的，就死在这儿吧。她气恼了，甩出了狠话。别骂了。我劝慰她。我就要骂，骂不死他，他个猪脑子不长一点记性。她依旧愤愤的。无论她怎么骂，伯父沉醉不醒。骂过，牛兰花慢慢安静了。我很想趁着她平静时问件事，几次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快进院子时我忍不住了，问，牛阿姨，黄宏伟是什么人呐？我不敢叫她伯母了，怕煽起她的怒火。你管他是什么人？老畜生，死畜生，扁毛畜生。牛兰花转过脸，横了我一眼。我噤声了。其实我还想问她，她同伯父是什么关系，我能不能叫她伯母。

我将话藏在肚子里。过几天，爹背了一袋米，提了一兜鸡蛋来看望我。就相同的问题我在院子里问爹，爹瞪了我一眼，没有回答我。你自己背上的心都操不了，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，你只管学习你的手艺。临走时，他将我拉到僻静处，狠狠地训了我一顿。末了，他叮嘱我，球球，你手脚勤快一些，嘴巴不要乱说话，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不要多嘴，你一个驼子过问什么世事，好生讨伯父的喜欢，他没儿没女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能活几天，将来这院子就是你的。爹的话里藏了阴险。我怀疑爹送我来学剃头是假，他贪图伯父的财产才是真。

/五/

伯父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才起来。牛兰花请了医生，给他打了吊针，吃了药片，他的脸色才渐渐明朗。她给他洗脸，洗衣服，做饭，买水果。球球，你什么事也不懂啊。女人埋怨我。我的确什么也不懂，长这么大都是别人照顾我，我照顾不了别人。如果不是伯父逼着我挖地，种瓜，理棕，烧水，下面条，那我什么活也不会干。我就是个废物。

伯父起床后照例坐在躺椅上。几天不见阳光，他的脸白了几分，人却更单薄了，像片冬瓜叶，哆哆嗦嗦。他抱着膀子，抬头瞧着天，好半天都没动弹。我对伯父突然有了一种怜悯的感觉。我跑进屋子找了件衣服，给他披在身上。

球球，这几天没有人来找我？他拿衣服裹紧了身体，扭头问我。没有啊，伯父。我回答他。当真没有？他好像不相信。除了伯母没谁来。我在内心叹口气。伯父在椅子上坐不住了，在院子里兜来走去，不安静了。有只鸡在瓜架上咯咯叫了两声。这个院子除了牛兰花和我，很少有其他人进来。如果有张生面孔出现，必定是有人死了，来请伯父去给死者剃最后一次头。伯父这么问，莫非他预感有人死了？或者他在盼望有人死去？后一种猜测让我打了一个寒战，我觉得不太可能，伯父不是那样的人，也许别人找他有别的事。

几天之后，伯父的预感应验了。那天，原本什么事也没有。伯父在橘子树下躺了半个上午，我想找点事做，在院子里找来找去，什么事也没找着。我空着手站在瓜架前发呆，瓜架上到处吊着冬瓜，大的快有水桶粗，开始上瓜粉了，小的还长着毛茸茸的细刺。这些冬瓜摘下来，怕能码下一个柴垛，能派上什么用场呢。我暗暗琢磨。球球，将我的剃头箱抱出来。伯父不知什么时候坐起了身，在身后唤着我。我给你剃个头吧，瞧你的头发乱成了什么样子。伯父的声音沙哑得有几份低沉。我将前屋椅子上的灰尘抹干净了，又将墙上的镜子擦出了明亮。伯父给我罩上围裙，端着推子，给我剃头了。球球，对着镜子。伯父端了一下我的下巴，让我的脸抬起来。他的脸就在我的上方，脸上有些灰暗，下巴下吊着几根胡须。咔嚓咔嚓。他推动推子，头发纷纷往下落。他的手松动了一下，我的头立刻低了下来。瞧瞧你，连个坐相都没有，你就是个驼子。伯父叹口气，也不是你的过错，谁愿意生成一个驼子呢，只能怪老天爷不长眼睛，你抬起头对着镜子，看清楚我的手势，手要稳，推子要端平，用力要均匀。咔嚓咔嚓，咔嚓咔嚓。头发像影子一样飘落。酒鬼，酒鬼。伯父才替我剪了半个脑袋，牛兰花就慌慌张张冲进了屋，嚷嚷着，杏儿娘去后山坳了，杏儿娘去后山坳了。伯父比牛兰花还要慌张，啪嗒一声将推子扔进了剃头箱，抽身就往屋外跑。等我脱下围裙，他们早不见了人影。

我跟着他们朝后山坳奔跑，可是比他们晚了一步。我还未进入山坳，就听见有人在声嘶力竭地叫喊，是个女声，声音尖锐扎耳。你是个挨枪子的畜生，魔鬼，你给我出来，你以为躲在这儿就没事了，你给我滚出来，你还我杏儿，多好的杏儿啊，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，嗨嗨嗨。女人嘶喊着，还

裹挟着号啕声，你们别抱着我，我要扒了这个畜生的皮，抽了这个畜生的筋，我要吃他的肉，我要喝他的血。你这个老畜生，别抱着我，滚开，你滚开！循着声音望去，几个人影在矮山包上扭结成一堆，分不清谁是谁。我爬上去，场面狼藉不堪。土坟的一侧塌了，石头滚得到处都是。墓碑翻倒在地，一只女人凉鞋正砸在墓碑上。连坟上的草都被掀起来了，草屑散落在泥土和石头间。他们三个人似乎都累坏了，伯父蹲坐在泥地上，大口大口吐着气，眼睛却死盯着两个女人。她们靠着坟边的土坎半站半坐，牛兰花双手箍着杏儿娘，杏儿娘的身体还在不停地抖动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杏儿娘。她蓬头垢面，全然没有女人的模样。一只脚赤着，手指上沾满了血迹，身体就像一把干枯的稻草。也许因为激动，她的脸一块红一块土黄，土黄是染上了泥土。眼睛一片死灰，见不到光亮。我看着她时，她痴痴地盯着天空。当她低下头时，她看见了我，她的瞳孔突然迸出了火光。你这个狡猾的畜生，原来躲在这儿，我让你祸害我的杏儿，我掐死你，掐死你！杏儿娘挣脱了牛兰花的束缚，跳过来，掐住我的脖子，将我扑倒在地。我的罗锅撞在石碑上，骨头几乎被撞碎了。我掐死你这个畜生！掐死你！杏儿娘的脸扭曲着，眼珠子鼓得像牛卵子。我的喉管被扼死了，透不过气来。如果不是伯父和牛兰花扑过来，掰开杏儿娘的双手，我肯定会被她掐死。我从地上爬起来，好半天都没有醒过神，眼前金星飞舞。狗日的剃刀把，你别跑，我要杀了你！刮了你的皮！杏儿娘左冲右拽，想朝我压过来。球球，快，躲一边去。伯父示意我。我顾不得疼痛，赶忙溜到了坟背后。杏儿娘失去了目标，才渐渐安静下来。牛兰花搂住杏儿娘坐了好长一阵子，杏儿娘扭动着身体，缓缓直起了身。我要去看看我的杏儿，我要去看看我的杏儿。杏儿娘说。杏儿娘让牛兰花搀扶着下了山。

山包上静了下来，有风吹过，扬起了尘土。球球。伯父的声音有些哽咽。伯父，您怎么了？我问伯父。眼睛进沙子了。伯父用手掩着眼睛。我帮您吹吹。我走过去。不用吹了。伯父揉着眼睛，吩咐我，球球，去扛把铲子来。我离开时伯父开始往坟堆上搬石头，等我扛了铲子回来，坟边的石头已经砌好了。伯父接过铲子，在坟前挖了个坑，将墓碑重新竖起来。剃刀把，又将你吵醒了。伯父将塌下来的泥土一铲一铲扬到坟顶上，用铲子夯结实。造孽啊，都是我的罪过。伯父拍着铲子唠叨，改天要用水泥浆一遍，杏儿娘就掰